

書名 金虜海陵王荒淫一卷 民國八年葉  
氏刊本  
撰者 葉德輝 校  
卷 冊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23  
編號 D8615500



# 冊二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15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2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金虜海陵王荒淫一卷 民國八年葉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京本通俗小說第二十一卷

金虜海陵王荒淫

昨日流鶯今日蟬

起來又是夕陽天

六龍飛轡長相窘

何忍乘危自着鞭

這四句詩是唐朝司空圖所作他說流光迅速

人壽無多何苦貪戀色慾自促其命看來這還

是勸化平人的平人所有者不過一身一家就

是好色貪淫只還心有餘而力不足若是貴為

帝王富有四海何令不從何求不遂假如商惑

妲己周愛褒姒漢嬖飛燕唐溺楊妃他所寵者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双紅堂  
小説  
23(2)





料2951

(2)

春意滿身扶不起

一雙蝴蝶逐人來

顛倒約有兩個更次還像鰓膠一般不肯放開  
兩個狂得無度方纔合眠安息那女待詔也甦  
甦的睡着不醒只有貴哥一個聽他們一會又  
走起來睽他們一會耳聞目擊這許多侮弄的  
光景弄得沒情沒緒輾轉無聊眼也合不上看  
看譙樓上鐘鳴漏盡畫角高吹貴哥只得近前  
叫道鷄將鳴矣請早起身以圖再會海陵從魂  
夢中爬起來披衣就走定哥也披了衣服要送  
海陵海陵叫他將息不要他起來定哥分付貴  
哥好好送爺出去你就進來貴哥便掌了燈悄



金  
三  
悄地一重重開了門送海陵海陵走了幾步見側邊一間廂房淨蕩蕩沒有人便攬住貴哥求歡貴哥道夫人極是疑心重的我進去得遲他豈不怪海陵道你是有功之人夫人也要酬謝你的定不作酸一頭說一頭就抱在椅子上與貴哥行事原來貴哥年紀只得十五六歲烏帶雖是看上他幾番要偷摸他怕着定哥不會到手他只賤見定哥與海陵這般恩愛只道怎地快樂所以欣然相就不道初時如此疼痛連聲告饒海陵亦愛惜他不敢恣意卻又捨不得放手摩弄多時纔出角門而去卻說定哥見貴哥

送海陵去許久不轉疑有別事忙忙的潛踪躡足立在角門裏等他見他漫漫的轉來便將身子影在黑地裏聽他說些甚話只見他一路關門口裏喃喃的說道這椿事有甚好處卻也當一件事去做他真是好笑一頭說一頭笑望房裏走只道沒人聽見不料定哥影着身子跟着他走到房裏轉身去關房門纔看見定哥立在房門外嚇了一跌羞得當不得定哥扶他起來道你和他幹得好事我都瞧見了貴哥道並不幹恁麼事定哥道你賴到那里去若是別一個我實是容不得他是你引進來的果然不比我



那濁物如今正要和他來往難道到多你不成  
只是你日後不要僭我的先頭貴哥道小妮子  
安敢僭先只望夫人饒恕說畢大家歡歡喜喜  
坐到天明不題從此以後海陵不時到定哥那  
里通宵作樂貴哥和定哥兩個就像姊妹一般  
毫無嫌忌漸漸的侍女們也都知道只是不敢  
管他的事所不知者烏帶一人而已光陰似箭  
約摸着往來有數个月海陵是漁色的人又尋  
着別个主兒去弄有好一程不到定哥這里這  
定哥偷垂淚眼懶試新粧冷落淒涼埋怨懊悔  
叫貴哥着人去尋女待詔要他寄个信兒與海

陵催他再來那女待詔又病倒在牀上走來不  
得定哥捺不住那春心鼓動慾念牢登過一日  
有如一年見了烏帶就似眼中釘一般一發惹  
動心中煩惱沒法計較家奴中有个閻乞兒年  
不上二十歲且是生得乾淨活脫定哥看上了  
他又怕貴哥不肯不敢開言湊着貴哥往娘家  
去了便輕移蓮步獨自一个走到廳前只做叫  
閻乞兒分付說話就與他結上了私情怎見得  
恩情好處

一个是幽閨乍曠一个是女色初侵幽閨乍  
曠有如餓虎擒羊女色初侵好似蒼鷹逐兔

鴛鴦枕上羅襪縱橫翡翠衾中雲鬟散亂定  
哥許多欲爲之興趣此際方酬乞兒一段塵  
戰之精神今宵畢露惟願同心天地老何妨  
暮暮與朝朝

如此往來非止一夜一日貴哥回來看見定哥  
容顏不似前番愁悶便問那人是幾時來的定  
哥道那人何曾肯來不是跳槽決是奉命往他  
方去了我日夜在此想你怨你你爲何今日纔  
回貴哥道夫人如何是想我如何是怨我定哥  
道虧你引得那人來這便是想你那人如今再  
不來這便是怨你貴哥見定哥這樣說話心中



有七八分疑惑只是不敢問停不移時定哥叫  
貴哥到房中要對他說些甚麼話卻又臉紅了  
不說出半吞半吐的束了嘴貴哥立了一會只  
得問道夫人呼喚小妮子來畢竟要分付些話  
怎的又不開口定哥嘆口氣道你去得這幾日  
我惹下一樁事在這裏要和你商議故此叫你  
來及至你到我跟前我又說不出了貴哥道夫  
人平日沒一句話不對小妮子說的怎麼今日  
這般含糊疑慮定哥道我不好說得我受了乞  
兒的虧貴哥道乞兒不過是抄化無賴的人受  
了他虧夫人若肯饒他便不打緊若不肯饒他

着當直的送到大理寺明法打他一頓板子重  
重的枷示他兩三個的月就出氣了定哥道不  
是个乞兒所以要和你計較一个是長便貴哥  
道不是這個乞兒却是那个乞兒定哥道是家  
中的閻乞兒貴哥道若是閻乞兒衝激了夫人  
一發好懲治的了夫人自己不耐煩打他也不  
消送官府只待老爺回來着着實實的打他幾  
百幹逐他離了府門就勾了有恁麼長便短便  
要計較得定哥附着貴哥的耳朵道不是這般  
說話數日前我被閻乞兒強姦了不好對別个  
說得只等你回來和你商議一个長便貴哥笑

道府中規矩從來男子不許擅入中堂便是那  
人來也有个女侍詔做牽頭小妮子做腳力纔  
走得進來這狗才怎的敢闖進繡房強姦夫人  
真是夫人受虧了這狗才的膽不知怎麼這樣  
大的但不知他是日間闖來的是夜間闖來的  
定哥的臉紅了又白白了又紅羞慙滿面道不  
瞞你說是夜裏進來的貴哥笑道據夫人說來  
是和姦不是強姦了不要說乞兒有罪連夫人  
也有罪了定哥道我睡着在牀上不知他怎地  
走將進來把我騙了貴哥笑道這狗才倒是个  
啄木鳥定哥也笑道他怎的是个啄木鳥貴哥







道小妮子聞得那啄木鳥把尖嘴在那樹上畫了幾畫搖了幾搖那樹木裏頭的蠹蟲兒自然鑽出來等這鳥兒喫夫人的房門謹謹拴上的房內又有侍妾們相伴着不知這狗才把甚的在夫人門上畫得幾畫搖得幾搖夫人的房門就自開了豈不是個啄木鳥定哥笑道好姐姐你又來取笑我實實與你說那人許久不來我心裏着實怨他你又不在家中沒有一個知我心的我冷落不過故此將就容納了乞兒你如今既回來我就斷絕了他再不許他進來就是貴哥道蕭何律法和姦也合杖聞夫人這說話

正合着律法但憑夫人自家裁處只怕那蠹兒不肯躲又要鑽出來湊着他兩個正在說話當直的報說烏帶回來大家驚得面如土色忙忙出去迎接不在話下當時定哥雖對貴哥說了這一番心中卻捨不得斷絕乞兒依先暗暗地趕着空兒幹事只不敢通宵作樂貴哥明知其事也只做不知不去參破他婢中有個小底藥思奴一日撞遇定哥和乞兒在軒廊下說話跑來告訴貴哥貴哥叮囑他叫他不要多管惹夫人責罰故此小底藥師奴也不對人說乞兒常常來撩撥貴哥要圖貴哥打做一家貴哥只是

不理他一日乞兒張着眼錯把貴哥一把撲了  
被貴哥罵道還不知死活又來撩我我說出來  
時只怕你這狗才死無葬身之地那乞兒喫了  
這一場搶白暗暗對定哥說纔絕了這個念頭  
再不敢來挑弄貴哥後來海陵卽了大位烏帶  
還做崇義節度使每遇元會生辰使家奴葛魯  
葛溫詣闕上壽定哥亦使貴哥候問兩宮太后  
起居海陵一見貴哥就想起昔日的情意因貴  
哥傳話定哥道自古天子亦有兩后者能殺汝  
夫以從我當以汝爲后貴哥歸具以海陵言告  
定哥定哥笑道少時醜惡事已可恥今兒女已

成立豈可更爲此事以貽兒女羞蓋與闔乞兒  
相得不忍捨之也海陵聞其言又使人對定哥  
說道汝不忍殺汝夫我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  
乃以子烏荅補爲辭說彼常侍其父無隙可乘  
海陵卽召烏荅補爲符寶祇候定哥與貴哥商  
議道事不可止矣因烏帶酒醉令家奴葛魯葛  
溫縊殺烏帶時天德三年七月也烏帶死海陵  
僞爲哀傷以禮厚葬之使小底藥師奴傳旨定  
哥告以納之之意定哥將行貴哥爲從小底藥  
師奴諛之曰夫人行矣闔乞兒何以爲情定哥  
懼其洩于海陵也以奴婢十八口賂之使無言



與閻乞兒私事定哥入宮海陵册爲娘子貞元  
元年封貴妃大愛幸許以爲后賜其家奴孫梅  
進士及第海陵每與定哥同輦遊瑤池諸妃步  
從之閻乞兒以妃家舊人得給侍本位後海陵  
嬖倖愈多定哥希得見一日獨居樓上海陵與  
他妃同輦從樓下過定哥望見號呼求去詛罵  
海陵海陵佯爲不聞而去定哥益無聊賴欲復  
與乞兒通乃使比丘尼向乞兒索所遺衣服以  
調之乞兒識其意笑曰妃今日富貴忘我耶定  
哥欲以計納乞兒進宮惟恐閻者察其隱乃先  
令侍兒以大篋盛褻衣其中遣人載之入宮閻

者索之見篋中皆褻衣閻者已悔懼定哥使人  
詰責閻者曰我天子妃親體之衣爾故玩視何  
也我且奏聞之閻者惶懼甘死罪請後不敢再  
視定哥乃使尼以大篋盛乞兒載入宮中閻者  
果不敢復索乞兒入宮十餘日定哥得恣情歡  
謔喜出望外然樂不可極不得已使衣婦人衣  
雜諸侍婢抵暮混出貴哥聞其事以告海陵海  
陵乃縊死定哥搜捕乞兒及比丘尼皆伏誅封  
貴哥莘國夫人小底藥師奴以匿定哥姦事杖  
百五十後亦賜死麗妃石哥者定哥之妹祕書  
監文之妻也海陵與之私欲納之宮中乃使文



庶母按都瓜主文家海陵謂按都瓜曰必出而婦不然我將必有所行按都瓜以語文文難之按都瓜曰上謂別有所行是欲殺汝也豈以一妻殺其身乎愚痴諒不至此文不得已乃與石哥相持慟哭而別是時海陵至中都迎石哥于中都納之一日海陵與石哥坐便殿召文至前指石哥問道卿還思此人否文答道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微臣豈敢再萌邪思海陵大喜道卿爲人大忠厚乃以迪輦阿不之妻擇特懶侍之使爲夫婦及定哥縊死遣石哥出宮不數日復召入封爲昭儀正隆元年封柔



妃二年進封麗妃昭媛察八者姓耶律氏嘗嫁奚人蕭堂古帶海陵聞其美強納之封爲昭媛以蕭堂古帶爲護衛察八見海陵嬪御甚多每以新歡間阻舊愛不得已勉意承歡而心實戀戀堂古帶也一日使侍女以軟金鶴鶉袋子數枚題詩一首遺蕭堂古帶詩云

一入深宮盡日間

思君欲見淚闌珊

今生不結鴛鴦帶

也應重過望夫山

堂古帶得之懼禍及已謁告往河間驛無何事覺海陵召問之堂古帶以實聞海陵道此非汝之罪也罪在思汝者吾爲汝結來生緣乃登寶

昌樓手办察八墮樓下死諸后妃股慄莫能仰  
視并誅侍女之遺軟金鶴鶉袋者海陵殺諸宗  
室擇其婦女之美者皆欲納之宮中乃諷宰相  
道朕嗣續未廣此黨人婦女有朕中外親納之  
宮中何如徒單貞以告蕭裕蕭裕道近殺宗室  
中外異議紛紜奈何復爲此耶徒單貞以其語  
復海陵海陵道吾固知裕不肯從乃使貞自以  
己意諷蕭裕必欲裕等請行此事貞不獲辭乃  
對裕說道上意已有所屬公固止之禍將及矣  
蕭裕道必不肯已惟上擇一人納之徒單貞道  
必須公等白之裕知不可止乃具奏遂納秉德

弟紕里妻高氏宗本子莎曾刺妻宗固子胡里  
刺妻胡失來妻又納叔曹國王子宗敬妻阿懶  
于宮中正元元年封爲昭妃大臣奏宗敏屬近  
尊行不可乃令阿懶出宮而封高氏爲修儀加  
其父高邪瓦魯輔國上將軍母完顏氏封密國  
夫人又宋王宗望女壽寧縣主什古梁王宗弼  
女靜樂縣主蒲刺及習撚宗雋女師姑兒皆海  
陵從姊妹也混同郡君莎里古眞及其妹餘都  
太傅宗本女也爲海陵再從姊妹張定安妻奈  
刺忽麗妃妹蒲魯胡只皆有夫惟什古喪夫海  
陵無所忌恥使高師古內哥阿古等傳達言語





皆與之私內中莎里古真色最美而善淫高師姑對他說道上之好美色汝所知也汝之美主上能舍汝乎主上于汝爲再從姊妹出閣之日服制無矣相遇猶路人然汝曷不入侍于上以博恩寵莎里古真笑而從之入見海陵海陵幸之竭盡精力博得古真一笑次日以其父撒速近侍局直宿海陵謂撒速道爾妻年少遇爾直宿不可令宿于家當令宿于妃位撒速默然不敢出一語每召古真入海陵必親伺候于廊下立久不至則坐于高師姑膝上以望之高師姑道陛下尊爲天子嬪御滿前何勞苦如此海陵

笑道我固以天子爲易得耳此等期會乃可貴也莎里古真一至則捧惜擁持無所不用其極惟恐古真之不悅已然古真在外頗恣淫佚恃寵答決其夫其父亦不能制見官之尊貴人之有才者以及美貌而饒於淫具者必招徠之與之交合不以爲恥海陵聞之大怒道爾愛貴官有貴如天子者乎爾愛人才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爾愛娛樂有豐富偉岸過我者乎怒甚氣咽不能言莎里古真恬不爲意嘻嘻的道我只笑你無能用的很海陵不怒遣之出宮後復思之屢召入焉其妹餘都牌印鬚古刺妻也海陵

嘗私之謂之曰汝貌雖不揚而肌膚潔白可愛勝莎里古真多矣餘都恚曰古真既有貌陛下何不易其肌膚作一全人海陵道我又不是閻羅天子安能取彼易此餘都道從今以後妾不敢復承幸御矣海陵慰之曰前日戲之耳汝毋以我言爲實而生怨恚也進封壽陽縣主出入貴妃位又使內哥召什古出入昭妃位什古者將軍瓦刺哈迷妻也瓦刺哈迷豐軀偉幹長九尺有奇力能扛鼎氣可吞牛一夕常淫二三姬不則滿身抽徹難熬必撻掇重物以洩其氣每與什古交合什古輒嬌顛踰時瞑目欲死後因

瓦刺哈迷從征陣亡什古不耐寡居遂與門下少年相通恨不暢意少年乃覓淫藥傳之通宵不倦什古笑道今日差強人意後有知之者遂嘲少年爲差強人以笑海陵聞什古之善戰也遂使內外傳語什古道你風流跌宕冠絕一時然沉溺下僚求這風流元陣豈不虛負此生主上陽尊九五傑出大僚你何不獨當一隊分沾雨露以自快乎什古笑道主上雖托掠不能敵瓦刺哈迷之半況且後宮奔列何必召妾內哥道主上屬意你久矣爾若不往恐上怒不測什古不得已乃入宮焉海陵乘其未至先于小殿



媛位置琴阮其中什古來朝見禮畢海陵攜其  
手坐于膝上調琴撥阮以說其心進封昭寧宮  
主酒檢洞房春意一册戲道朕今宵與汝將此  
二十四勢次第試之什古笑道陛下既欲挑戰  
妾敢不爲應兵海陵未盡其勢之半意欲少息  
什古抱持道陛下可謂善戰矣第恨具少弱耳  
海陵怱然道瓦刺哈迷之具何如什古道大異  
于是海陵不說道汝齒長矣汝色衰矣朕不棄  
汝汝之大幸何得云爾什古媿恨而罷立日出  
宮潛以其狀對少年說道帝之交合果有傳授  
非空傳也少年不謹以其語洩之于人人笑謂

少年道帝今亦作差強人矣奈刺忽者蒲只哈  
刺赤女也修美潔白見者無不嘖嘖及笄嫁于  
節度使張定安爲妻定安爲海陵表兄海陵未  
冠時常過定安家嬉戲卽與奈刺忽同席接談  
謔笑竟日遂與之私無何張定安受熙宗命出  
使于宋海陵與奈刺忽通宵行樂遂如夫婦房  
中侍婢無得免者不料熙宗詔海陵赴梁王軍  
前聽用海陵只得辭別奈刺忽而去不復再見  
直至卽位方纔又召奈刺忽出入柔妃位女使  
闕懶有夫在外海陵欲幸之封以縣君召之入  
宮惡其有娠乃命人煎麝香湯躬自灌之只揉







拉其腹關懶欲全性命乃乞哀道苟得乳媿當  
不舉以待陛下海陵道若待大產則汝陰寬衍  
不可用矣竟採墮其胎越數日幸之關懶惡露  
不淨海陵之陽濡染不潔顧視而笑作口號道  
秃秃光光一個瓜 忽然紅水浸根芽  
今朝染作紅瓜出 不怕瓜田不種他  
關懶笑而答道

古寺門前一個僧

袈裟紅映半邊身

從今撇卻菩提露

免得頻敲月下門

海陵笑道爾可謂善于應對矣蒲察阿虎迭女  
义察海陵姊慶宜公主所生幼養于遼王宗幹

府中及笄而嫁秉德之弟特里秉德伏誅义察  
當連坐太后使桐桐請于海陵由是得免海陵  
遂白太后欲納之太后道是兒始生先帝親抱  
至吾家養之至于成人帝雖舅猶父也豈可爲  
此非禮之事海陵屈于太后而止义察跌宕喜  
淫不安其室遂與完顏守城有姦守城本名邊  
里來芳年淑艾白皙過人更善交接义察絕愛  
之太后竊知其事乃以之嫁宗室安逆海之子  
乙補刺乙補刺不勝其欲义察曰與之反目海  
陵亦知其故數使人諷乙補刺出之因而納之  
太后初不知也义察想念守城愁眉不展每侍

海陵強爲笑樂轉背卽詛詈不已偵者以告海陵海陵怒道朕乃不如完顏守誠耶遂搥殺守誠欲併殺義察又得太后求哀乃釋放出宮無何義察家奴告義察痛守誠之死日夜呪詛語涉不道海陵乃自臨問責義察道汝以守誠死晉我耶守誠不可得見矣朕欲令汝往見之遂殺義察而分其屍大宗正阿里虎妻蒲速碗乃元妃之妹也大有姿色而持身頗正因入見元妃留宿于宮中迨晚海陵強之同坐飲宴蒲速碗正色固拒退食于元妃之幕將周身衣服謹繫牢結坐而不臥以防海陵之辱己果然譙樓



鼓急畫角聲催銀缸半滅半明神思乍醒乍倦海陵突至強抱求歡蒲速碗再四不從海陵凌逼不已相持相拒將及更餘海陵乃以力制之怒發如雷聲如乳虎喝教侍婢共挾持之盡斷其中外衣帶蒲速碗氣索力疲支撐不住叫不得撞天的冤屈只得緊閉着雙眼放開了兩手恁憑着海陵百謔千嘲千抽萬送就像喉嚨氣斷死了不得知的一般這海陵像心像意侮弄了幾多時節見蒲速碗沒有一些兒情趣到也覺得沒意思興盡而去元妃問蒲速碗道妹妹你平昔的興在那裏去了今日做出這般模樣

蒲速碗道姐姐你可是有人氣的古來那娥皇女英都是未出嫁的女子所以帝堯把他嫁得舜哥天子我是有丈夫的若和你合著个老公豈不惹人笑殺連姐姐也做人不成了元妃道事到其間連我也做不得主俗語說得好只好隨鄉入鄉那里願得人笑恥蒲速碗道姐姐你說得好話兒這話兒只當不說罷世上那有百世太平千年天子你倘或被人凌辱你心裏過去得否元妃慘沮不出一聲過了一夜次日早晨蒲速碗辭朝歸去再不入宮朝見雖是海陵假托別樣名目來宣召他他也只以疾辭道臣

妾有死而已不能復見娘娘海陵亦付之無可奈何也張仲軻者幼名牛兒乃市井一个小人慣說傳奇小說雜以俳優談諧語爲業其舌尖而且長伸出可以飭著鼻子海陵常引之左右以資戲笑及卽位乃以爲秘書郎使之入直宮中遇景生情乘機譏浪略無一些避忌海陵嘗與妃嬪雲雨必撤其帷帳使仲軻說淫穢語于其前以鼓其興或令之躬身曲背襯墊妃腰或令之調搽淫藥撫摩陽物又嘗使妃嬪裸列于左右海陵裸列于中間使仲軻以絨繩縛已陽物牽扯而走遇仲軻駐足之妃卽率意撾弄仲



軻從後推送出入不敢稍緩故凡如嬪之陰仲軻無不熟視之者有一室女齠年穉齒貌美而捷于應對海陵喜之每每與他姬侍淫媾時輒指是女對仲軻說道此兒弱小不堪受大含引朕姑待之不忍見其痛苦仲軻呼萬歲一日海陵晝醉隱几而臥仲軻暫息于簷下此女恐海陵之寒提袍覆其肩海陵驚醒醉眼朦朧見是此女卽摟持於懷遂乘輿幸之竟忘其質之弱年之小也此女果不能當涕泗交下海陵忙拔出其陽女陰中血流不止海陵憐惜之呼仲軻以舌舐其血仲軻但稱死罪不敢仰視海陵再

三強仲軻餽之女羞縮自起而止海陵對仲軻道汝亦鬚眉男子非無陽者朝朝暮暮見朕與妃嬪翫戲汝之陽亦嘔疆否汝可脫去下衣俾朕觀之仲軻道殿陛尊嚴宮闈謹肅臣何等入敢裸露五形以取罪戾海陵道朕欲觀汝之陽物罪不在汝朕不汝責仲軻叩首求免海陵勅內監盡褫其衣仲軻俯身蹲踞于地以雙手掩于胯前海陵又勅內監以繩綁縛仲軻仰臥于橈上其陽直豎而起亦大而長僅有海陵三分之二諸妃嬪見者皆掩面而笑海陵道汝等莫笑此亦人道耳設使室女當之未必不作痛苦



也妃嬪又笑久之見其痿縮不舉始釋其縛又嘗召侍臣聚于一殿各露其穢以相比並大者列爲第一班賞以摧殘不用宮女一人給與陽侯牙牌一面中者列爲第二班賞以楮鈔百錠給與陽伯牙牌一面不及二等者爲最下不入選除正殿朝參奏事大酺宴賞依次敘爵外凡入宮直宿內殿賜飲卽不論官爵崇卑悉照牙牌列成班次以爲笑樂雖徒單貞亦不能免百人之中與海陵相伯仲者居其一父叔事海陵者居其二奴視海陵者百不得一也時人爲謠歌云



朝廷做事忒興陽 自做銓司開選場  
政事文章俱不用 惟須腰下硬幫幫  
那謠歌直傳道海陵耳朶裏海陵也只當不得  
知一味頭只是作樂謠謔不要說起那宮中嬪  
御就是官庶婦人曾蒙幸者海陵也列在宮人  
數內雖有丈夫的皆分番出入聽其淫亂海陵  
還不足意欲把這些婦人隨意幸之限于更番  
不便乃盡遣其丈夫往上京去了恰把這些婦  
人都留在宮中每當行幸卽令撤去圍帳教坊  
司近前奏樂幸已方止再幸再奏一幸必及數  
婦徒以盡己之興而諸婦皆不暢所欲人人嗟

怨嘗幸室女必乘輿狼觸不顧女之創痛有不  
遂其情者令妃嬪牽制其手足使不得動嘗與  
妃嬪同坐必自擲一物于地使近侍環視之他  
視者殺又誠宮中給使男子于妃嬪位舉首者  
剗其目出入不得獨行便旋須四人偕往所司  
執刀監護不由路者斬之日入後下階砌行者  
死者賞錢百萬男女倉猝互相觸先聲言者  
賞三品官後言者死齊言者皆釋之有梁琬者  
本大臭家奴隨元妃入宮以閹豎事海陵琬性  
便佞善迎合人意海陵特見寵信言無不從琬  
嘗構求海上仙方遠覓安陽意物修合媚藥以

奉海陵海陵試之頗有效驗益肆淫樂中外嬪  
御婦女殆將萬人猶恨不得絕色以逞心意琬  
乃極言宋劉貴妃絕色傾國海陵道汝試言其  
容止琬道鬢髮膩理姿質纖穠體欺皓雪之容  
光臉奪英華之濯艷顧影徘徊光彩溢目承迎  
盼睐舉止絕倫智筭過人歌舞出眾海陵聞言  
大喜自此決南征之意將行命縣君高師姑預  
貯紫綃帳畫石床鷓鴣枕卻塵褥神絲綉被瑟  
瑟幕紋布巾帳輕疎而薄視之如無所礙雖屬  
隆冬而風不能入盛暑則清涼自至其色隱隱  
焉忽不知其帳也乃鮫綃之類床文如錦繡石



體甚輕郅支國所獻枕以七寶合爲鷓鴣褥色  
殷鮮光軟無比云是卻塵獸毛所爲出自句驪  
國被繡三千鴛鴦仍間以琪花異葉上綴靈粟  
之珠如粟粒五色輝煥其幕色如瑟瑟闊三丈  
長百尺輕明虛薄無以爲比向空張之則疎朗  
之紋如碧絲之貫其珠雖大雨暴降不能濕漏  
云以蛟人瑞香膏所傅故也紋布巾卽手巾也  
潔白如雪光軟如錦拭水不濡用之彌年不生  
垢膩乃得自鬼谷國者俟得劉貴妃時用之更  
帶九玉釵纒忿犀如意玉龍綃衣龍髯紫拂釵  
刻九鸞皆九色其上有字白玉兒工巧妙麗殆



非人製犀圓如彈丸帶之令人蠲忿怒玉類桃  
實上有七孔云是通明之象衣重無一二兩卷  
之不盈一握拂色如爛樅可長三尺削水晶爲  
柄刻紅玉爲環紐或風雨晦暝臨流沾灑則光  
彩動搖奮然如怒置於堂中則日無蠅蟲夜無  
蚊蚋拂之爲聲則鷄犬無不驚逸垂之池潭則  
鱗介之屬悉俯伏而至引水于空中則成瀑布  
燒燕肉燻之則焯焯焉若生雲霧云得于洞庭  
湖中者俟得劉貴妃則以賜之海陵件件色色  
都打點端正不想探事人來報說劉貴妃已辭  
世矣海陵好不痛惜忙傳下號令說滅卻宋時

把他死屍也擡來瞧一瞧完了心中壹念這纔是

生前不結鴛鴦帶

死後空勞李少君

世宗時爲濟南尹夫人烏林荅氏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窈窕轉動照人海陵聞其美思有以通之而烏林荅氏端方嚴慤無隙可乘一日傳旨召之世宗忿忿抗旨不使之去烏林荅氏泣對世宗道妾之身王之身也一瞧不再妾之志也寧肯爲上所辱第妾不應召則無君王不承旨則不臣上坐是殺王王更何辭以免我行當自勉一不以累王也世宗涕泣不忍分離烏



林荅氏毅然就道一路上淒其沮鬱無以爲情行至良鄉地方乃將周身衣服縫紉固密題詩一首于衣裾上遂自殺詩云

臣態翻如燕

君心狠似狼

克狂圖快樂

淫逆滅綱常

我死身無辱

夫存姓亦香

敢勞傳旨客

持血報君王

烏林荅氏既死使者以訃聞海陵僞爲哀傷命歸其襯於世宗世宗發襯視之面色如生血凝喉吻撫屍痛悼以禮葬焉後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不復立后者以烏林荅氏之死節也此是後



話卻說海陵大舉南侵造戰船於江上毀民廬舍以爲林煮死人膏以爲油責財用如泥沙視人命如草管既發兵南下君臣因萬民之嗟怨立曹國公烏祿爲帝卽位遼陽改名雍改元大定遙降海陵爲王海陵聞之歎道我本欲削平江南然後改元大定今日之事豈非天平因出素所書一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羣臣遂召諸將謀帥師北還至瓜洲浙西路都統制耶律元宜等謀弒之箭入帳中海陵以爲大兵追至及視箭曰此我兵也欲取弓還射忽又中一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幹魯補先刃之手足



猶動遂縊殺之妃嬪等數十人皆遇害後世宗數海陵過惡不當有王封土不當在諸王瑩域乃廢爲海陵王復降爲庶人改葬于西南四十里後人有詞嘆云

世上誰人不愛色	惟有海陵無止極
未曾立馬向吳山	大定改元空歎息
空歎息	空歎息
國破家亡回不得	孤身客死倩人憐
萬古傳名爲逆賊	



此京本通俗小說中之二十一卷所敘乃金主亮荒淫之事一一與金史后妃列傳海陵妃嬖諸傳相合當時修史諸臣或據此等紀載採入非甚之之辭也書中譯名多同舊本金史與今武英殿本重譯者小異然殿本固注明原譯可覆按也京本小說爲虞山錢遵王述古堂藏書其前碾玉觀音馮玉梅鬪圓拘相公西南一窟鬼等七種已經藝風老人影寫刊行餘此一卷以穢褻棄之吾謂金亮起自戎索荼毒中原恃其武威淫暴無復人理所謂罪浮于桀紂虐過于政廣史臣謂其戾氣感召身由惡終使天下

金

後世稱無道主者以海陵爲首洵不誣也是書傳自金史譯於宋人非獨恨其爲國仇亦有族類之感故一則曰虜中書再則曰騷撻子描寫金亮禽獸之行頗覺酣暢淋漓其稍異者此書謂蕭拱與柔妃有染亮故殺之史則謂妃入宮非處子亮疑蕭拱竟致之死意史臣爲蕭拱諱與時在丁巳閏二月春分卽園記

中國風俗語言皆隨時隨地而變更三代以上有方言有文言其後蠻夷通道侵入蠻語五胡亂華襍以胡言迨用之日久不獨語言襲之卽行文亦襲之周秦諸子史漢以後至于南北各史亦皆襲之唐以來古文義法行而此等方言俚語遂不見於文人紀載之書而或時見唐宋人小說中然不能詳也詳者惟傳奇雜劇及金元人北曲按其辭多無意義且不知其來歷也今此書中所引諺語如雞踏雄狗交戀羊肉不得喫空惹一身臊癩蝦蟇躲在陰溝洞裏指望天鵝肉喫嘻嘻哈哈不要惹他臉兒很很一問



就肯黃花女兒做媒自身難保等類今皆有之  
又如譏翁奸婦曰爬灰屈指時光曰約摸亦作  
約莫稱人貌美曰標致聽人戲弄曰聽人做作  
男女交合曰幹事拔擢人曰擡舉人有邪行曰  
不正氣設計誘人曰圈套允啗此事曰招架作  
事細致曰水磨工夫求免曰告饒此件事曰這  
樁事舍此處往他處曰跳槽罵人曰狗才奴僕  
曰小底獲利曰撰錢器物曰家伙婦人稱男子  
曰活寶亦相沿至今而未改變其他竹夫人湯  
婆子等物名今皆相同假使當時此等小說流  
傳尙多正不知有多少雋語也丁巳夏五再記





所  
圖  
書

